

从休闲到修德——“双减”背景下的 闲暇道德教育研究

许云平,唐未兵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湖南长沙410006)

摘要:“双减”政策目前已实现了全国各中小学全覆盖,成效显著,学生较之“双减”前,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闲暇本身就具有伦理属性,闲暇教育有着深刻的德育价值。“双减”政策的出台,为闲暇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能。实施闲暇道德教育,既要解决自律问题,也要解决他律问题。“双减”背景下,实施闲暇道德教育,一要摒弃功利目标,提升道德品性;二要强调社会交往,建构社会伦理共识;三要走向闲暇生活,改进道德教育方式。

关键词:双减;闲暇;道德教育

中图分类号:H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2)04-0165-09


2021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并通过一定的督导机制,使“双减”政策在全国各中小学中实现了全覆盖。“双减”政策的实施,将给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带来更多的闲暇时间。在此背景下,如何针对义务教育学生的闲暇时间加强道德教育引导,成为当前教育的新命题。

一 “双减”背景下的闲暇道德教育再审视

闲暇教育是一个古老的命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对其进行过深入探讨,中国先秦贤哲对教育的阐述中也涉及过闲暇教育问题。闲暇教育有着深刻的德育价值。在现代社会,闲暇由权贵的特权变为普通人的普遍权利,闲暇的德育价值得到了更充分的彰显。

(一) 闲暇道德教育的历史内涵

汉语“闲”字,金文字作,系会意字,上部是门的象形,下部是木的象形。关于其初义,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认为从木,表示与门中木头的功

能有关,其引申意思是,置于门之中的、具有遮拦阻隔功能的木头。二是从门中有木。《说文·門部》云:“閑,闌也。从门中有木。”其本义指马圈的栅栏。由于马圈的栅栏有防止、阻拦作用,故“闲”抽象为道德和法度的规范、限制,即“闲,犹法也”。三是认为门为门庭,木为草木,在门庭之中侍弄花草,无耕种劳作之苦,必是清闲适意之人所为,含有安静、安宁之意,再引申为空闲、放着不用、与正事无关的闲暇。而汉语中“暇”字,金文写作,乃形声字,从日,段声。日即太阳,表示日升日落的每一天;段(jiǎ)表声,通“假”。综合闲、暇的源初含义,我们可以看出,闲暇意味着人不能在自由时间无拘束地放纵和扩张情欲,以免伤害个人身心,侵犯他人利益,偏离社会秩序和良好习俗。因此,在汉语语境中,闲暇不仅具有在自由时间安宁放松的含义,也具有伦理性与教育性。孔子有言:“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将“据于德”置于“游于艺”之前。孔子又将“大德不逾闲”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修养的参照标准,孔安国注曰:“闲,犹法也。”^①孔子又言“从心所欲,

收稿日期:2022-0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JA190097);国家教育考试科研规划重点项目(GJK2019010)

作者简介:许云平(1963—),女,江苏淮安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考试文化、闲暇教育研究。

①阮元:《礼记·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532页。

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一种不受外界束缚和干扰,身心均处于自由和闲适的状态。孔子认为,在这种状态下,尤其要强调道德的约束,不能“逾矩”。可见,孔子所说的闲,具有空闲和道德约束的双重含义。先秦另外一部儒家经典《学记》在系统而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中国先秦教育经验的基础上,融敬德修业于闲暇游乐之中,明确提出“藏修游息”完美人格的育人理想。中国文化对道德法度与闲暇关系的理解,是在闲暇自由中强调德性修养。

在西方,闲暇与道德、教育之间也存在复杂的关系。英语 leisure(闲暇)一词有两个源头。一是源自古拉丁语 licēre,是“被允许”的意思;之后,licēre 演变为古法语 loisir,也是“允许”之义,但是包含了许可、守法和美德的意思;再往后,loisir 演变为中世纪英语“leiser”“leisere”“laiser”,分别指“做某事的机会”“由某人支配的时间”以及“工作和职业之外的行为”。另一个源头是古希腊语 σχολή,意指学术性讨论、演讲、教育的地方;在古罗马时代,该词演变为拉丁文 schola,即“致力于学习、讲座、教育的空闲时间”;之后,再演变为中古英语 Scole,即“学习和教育的场所”(因其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极为相似,遂演进为现代英语词汇 school)。鉴于两个源头的词义具有共同要素“自由”,故现代英语“leisure”语义应是古拉丁语 licēre 与古希腊语 σχολή 的结合,即有别于劳作的、积极的闲暇生活状态、行为和活动。古希腊人最先以哲学观念阐扬德性的意义。亚里士多德是“闲暇理论之父”,“德性”是亚里士多德闲暇思想的重要构成。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获取既不是享乐,也不是禁欲,其本质是“合德性的实现活动”^①,也就是说,是否合乎德性,是获取幸福的最重要的前提。在此论述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又强调:“生长于安逸丰饶的环境中,闲暇愈多,也就愈需要智慧、节制和正义。”^②安逸丰饶的生活可以带来更多的闲暇,这种闲暇是世俗社会所认可的幸福。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闲暇并不等同于幸福,只有在“智慧、节制和正义”约束下的闲暇,亦即合乎德性的闲暇,才可以称之为幸福。古希腊闲暇道德教育思想对现代道德思想的发展

产生了极大影响。

中西方思想家的观点,点明了闲暇的道德本质,均表明休闲文化天然地蕴涵着特定的道德和伦理倾向。综合中西方先贤的观点,我们认为,所谓闲暇道德教育,即通过善恶标准、内心信念、传统习惯和社会舆论等因素来维系、评价、规范和约束人的闲暇生活的内在价值理想和外在行为准则的活动。

(二) 闲暇道德教育的当代价值

后工业化时代,在科技的助力下,机器在许多领域取代了人力。随着科技革命的迅猛推进,这种取代程度仍在不断加深。人们由此获得了越来越多的闲暇。美国学者奥斯古德将后工业时代的社会称为闲暇社会,他认为在闲暇社会中,“工作逐渐退居次要地位,闲暇又显得重要了。这一变化到本世纪(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时达到顶峰,闲暇活动和‘自己的东西自己做’活动开始兴起。70年代后期闲暇和工作的关系又回复到一体化”^③。由此可见,在后工业化时代,闲暇道德教育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

第一,闲暇道德教育强调闲暇是人性应有的道德权利。亚里士多德站在奴隶主的立场,曾经下过“奴隶无闲暇”的判断。在亚里士多德眼中,奴隶不仅在客观上没有人身自由,在主观上也缺乏勇气、公正、节制与理性等谋求闲暇的品格。很明显,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具有时代局限性。我们基于现代天赋人权的基本通识讨论闲暇,可以看到闲暇如同人的生存权、生命权一样,“是最有实用性的道德内容……能够使人‘像一个人似地立足于社会’”^④。闲暇权利具有广义的道德性,即闲暇时间增多不仅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闲暇本身也带上了社会文明的烙印。

第二,闲暇道德教育强调道德是闲暇应尽的社会责任。闲暇时间的增加所带来的影响不一定是积极的,它也会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闲暇的本质是自由,但很多人却并不善于利用这种自由,而是追求一些暂时满足感官愉悦和占有欲望的低级、庸俗的快乐。甚至在自由中养成了一些不良嗜好,从而浪费、践踏了这种自由。有学者

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05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00页。

③奥斯古德:《新的闲暇社会》,周士琳译,太恭校,《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5年第3期。

④方青:《闲暇:一种伦理学的分析》,《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

感叹:“在闲暇的时间里,人们以为自己是自由的,而实际上,也不过是‘假释’出狱过一个星期而已。”^①就是说闲暇的自由绝不能丢失闲暇的本源意义。从社会层面上来说,闲暇是自由、权利和责任的统一。如何过闲暇生活是一个人的私事,但并非“在自由时间里不管做什么都是好的”^②,因为休闲主体在享受自由同时,还承担着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闲暇教育就是要让休闲者懂得,自己在追求个性释放和兴趣满足的同时,应当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不能妨碍他人生活,侵犯他人的权利,危害社会的安宁。只有把自我发展和承担社会责任联系起来,才能在促进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时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这才是闲暇道德教育的真谛。

第三,闲暇道德教育是平衡家校社协同育德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理念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德育施加主体是学校,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虽然也在德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较之学校教育,两者处于从属地位。因而,家校社三者 in 德育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与现代德育的生活实质是相违背的。现代德育的精神实质是走向生活。鲁洁先生认为:“生活是道德存在的根据,也是道德存在的基本形态,整体性、实践性、生成性是生活世界道德的主要特征。”因此,当代道德教育必须要回归生活世界,要“走进方方面面生活、生活的方方面面;道德的学习应当是生活的、实践的,而不能简单归结为知识的、思想的”^③。德育走向生活,意味着提升了社会和家庭对德育的参与度,强调社会和家庭在德育中要发挥与学校同等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德育施加主体方面,必须摒弃传统的德育以学校为主、德育是学校一家之职责的狭隘,着眼于学校、家庭、社会三者协同育德。在家校社协同育德模式中,闲暇道德教育可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闲暇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现代人普遍都能拥有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是大数据开启了重大的时代转型,正在改变现代人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教育理应积极回应时代的变化^④。因此,充分挖掘闲

暇的道德教育价值,是对走向生活的现代德育的积极回应,也是对家校社协同育德模式的热切呼应。

(三)“双减”为闲暇道德教育提供了可能

闲暇道德教育的实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闲暇时间、自由状态和非功利性目标。但在“双减”以前,学生学业负担普遍过重,直接挤占了学生的闲暇时间,间接剥夺了学生的自由(包括选择的自由、时间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等)。学业过重,其根本原因是“唯分数”的不良风气,这导致学生在学习及闲暇时间的利用方面均存在较为严重的功利化倾向。“双减”政策的实施,有力破解了这三个难题,为闲暇道德教育的实施提供了可能。

1. “双减”赋予学生更多的闲暇时间

“双减”之前,宋乃庆、杨欣对全国20个省(市)180所不同类型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进行抽样调查,统计结果表明,“54.6%的小学生和73.1%的初中生作业时间超时,46.4%的小学生和38.1%的初中生参加学习辅导班,77.6%的小学生和87.1%的初中生一学期至少新增一本教辅”^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业负担之重令人触目惊心。方晨晨、胡咏梅基于2016年中国区域基础教育质量健康体检与改进提升项目大规模调查与测评数据,分析发现“绝大多数(96%)学生有校内作业,35.8%的学生有1小时以内校内作业,30%的学生有1—2小时的校内作业,还有将近三分之一(30.1%)的学生有2个小时以上的校内作业。60.1%的学生校内作业量超过了教育部规定。除了学校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还有55.2%的学生需要花时间来完成由家长或者学生参加家教补习和课外辅导布置的额外校外作业,进一步增加了学生的学业负担”^⑥。过重的学业负担将直接挤占学生的闲暇时间,从而影响到学生的道德体验和道德实践。另一方面,过重的学业负担,容易导致学生不能合理地利用稀少而宝贵的闲暇时间。出于“放松”或“排解”学业压力的目的,他们在闲暇时间更易于选择或过于保守(如“躺平”、睡觉等)、或过于刺激(如暴力倾向的网络游戏)的休

①马惠娣,刘耳:《西方休闲学研究述评——兼及对中国休闲学研究的思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5期。

②查尔斯·K·布莱特比:《休闲教育的当代价值》,陈发兵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

③鲁洁:《生活·道德·道德教育》,《教育研究》2006年第10期。

④宋劲松,袁梦伊:《论大数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年第12期。

⑤宋乃庆,杨欣:《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定量分析》,《教育研究》2014年第3期。

⑥方晨晨,胡咏梅,张平平:《小学生能从课后学习时间里受益吗》,《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8年第1期。

闲方式,甚至选择低趣味的休闲方式。不健康休闲方式的选择,必定会影响到闲暇道德教育的效果。“双减”实施以后,这一畸形的问题得到了纠正。“双减”政策实施2个月后,有学者对全国30个省(市、区)137个地级市的小学和初中进行调查,调查显示23.4%的学生表示作业在学校完全可以完成,69.1%的学生表示大部分时候作业可以在学校完成^①。也就是说,“双减”赋予了学生更多的闲暇时间,为闲暇道德教育提供了时间保证。

2. “双减”赋予学生更多的闲暇自由

金生铉认为,自由是教化的必要条件,自由本身就是一种教化,“教育自由为了保证个人通过教育生活而实现自我引导的精神成长,既维护求教育者自我创造的责任,又解除任何为个人的自我引导和自我创造设置的障碍”^②。闲暇是自由与道德的统一体,闲暇的道德属性正体现在闲暇与自由的关系方面。闲暇就其本质而言,是在自由状态下“从事的严肃的活动”^③。闲暇自由是与个体对他人和社会责任相联系的有限度的自由,是个体自由权利与社会道德秩序的融合体,只有在道德和法律框架里的自由生活,才是真正的闲暇。“双减”之前,学生大量的闲暇时间被挤占。闲暇时间的缺失往往意味着自由的剥夺。这种自由不仅包括时间的自由,还包括选择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当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过多地被沉重的学业所占据时,其自由选择的余地即被严重挤压,乃至完全丧失。沉重的学业压力必定会对学生自我效能感和自尊自信的品性产生负面的影响,从而使心灵丧失自由的品性。学生的焦虑、抑郁乃至精神崩溃,都是这种心灵自由丧失的外在表现。“双减”的实施,赋予了学生更多的闲暇时间,也客观上促进了学生自由的发展,为闲暇道德教育的实施提供了自由保证。

3. “双减”有利于纠正教育的功利性倾向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根本原因是教学活动偏离了教育的本质,以分数、升学率等功利性的目标为教育效果的唯一衡量标准。功利的教育目标、

功利的教育方式必定会使学生受到暗示,即把可视的、短视的、浅在的获取作为一切行为结果的价值取向。而要实现教育的真正目的——使个体成人——则是一个长期的涵养过程。道德习养是个体成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闲暇教育的首要任务,“休闲教育过程的最高潮在产生休闲伦理,它将是丰富、增强及满足生活的来源”^④。在后工业时代,人的差异性形成的关键就在于闲暇教育,相对其他功利性的手段,闲暇对人格的“完善”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闲暇道德则是这种作用达成的核心要素,所以有学者认为:“我们必须记住,休闲不是一个星期天下午的悠闲时光,而是对自由、教育与文化的维系,是对尚未消失的人性的维系。”^⑤人应该作为目的存在,而不仅仅是发展的工具。闲暇教育就是引导人们明白,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人的自由、自主、充分、和谐发展,使人真正成为人,而不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工具。这种非功利性的“立德树人”目标取向,正与当下中国教育领域的“双减”政策的基础逻辑相吻合。

二 “双减”背景下闲暇道德教育的核心问题

“双减”为闲暇道德教育的开启创造了可能。“双减”背景下的闲暇道德教育必须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在闲暇道德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如何加强学生的他律。二是在学生的闲暇时间的利用方面,如何培养学生的自律能力。

(一) 闲暇道德教育中道德他律的实施

他律是指道德的外在约束,即个体的道德判断和行为受自身以外客观的价值标准支配。学者蔡春、扈中平认为,他律是个体道德形成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在受教育者的人生观、世界观及选择能力的形成过程中,首先是他律,因而各种制度规则、规范就理应成为我们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与方式”,因此在道德教育中,一方面要倡导主体性教育,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他律,忽视德性培育过程中外在约束的机制与功能,忽视规范伦理的目

①宁本涛,杨柳:《中小學生“作业减负”政策实施成效及协同机制分析——基于全国30个省(市、区)137个地级市的调查》,《中国电化教育》2022年第1期。

②金生铉:《论教育自由》,《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③杰弗瑞·戈比:《你生命中的休闲》,康箴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④余斌:《休闲教育的实施与发展》,《大叶学报》2000年第9期。

⑤约翰·凯利:《走向自由:休闲社会学新论》,赵再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0页。

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①。

他律在闲暇道德中更具特殊意义。日常生活中的闲暇,“在法律未加规定的一切行为中,人们有自由去做自己的理性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②。但个体的理性受自身的喜好、个性、出身、认知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必然有其缺陷和不足。因此,闲暇道德更依赖于他律的参与。

“双减”背景下,闲暇道德教育的他律主体是什么呢?学者周洪宇在讨论“双减”政策落实的难点时,提到了学校教育能否质效双增、校外培训能否标本兼治、课后服务能否保证公平、课余时间能否科学利用、教师关切能否有效回应、家长焦虑能否切实减轻、学生负担能否快速下降、评价导向能否彻底扭转八大问题^③。这八大问题涉及学校、社会和家庭三大主体。这三大主体,也是闲暇道德教育他律的主体。

社会的他律作用。社会的他律作用一方面体现在法律方面。法律是一种强有力的他律手段,法律他律也是社会他律的重要方式。“法律他律是依靠法律的强制性和威慑力对道德主体的行为加以约束,使其行为选择合乎法律规范。法律规范是人们行为的底线号让人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④在闲暇道德教育中,社会可以通过法律规定学生在闲暇生活中的应为、可为和勿为。很显然,法律规定的是闲暇道德应遵循的最低标准。当学生在闲暇中逾越了这一最低标准,将受到法律的惩罚。法律他律将学生的闲暇生活圈定在最低的道德标准之内,使他们明白自由与法律的边界。社会的他律作用还体现在社会规范方面。社会规范包括风俗、习惯、舆论、传统、契约等。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法律无法直接干预的领域,这就需要社会规范的约束。在闲暇道德教育中,要充分利用风俗习惯、舆论监督的软性约束力加以引导、调节和教育,让学生在新闻媒体和街谈巷议的强道德舆论氛围中,时刻感受到必须这样做、不能那样做的畏惧,进而在从众心理驱使下遵守闲暇生活规范,达到扬善抑恶的目的。

学校的他律作用。学生不仅在校外拥有闲暇

生活,在校内同样也可拥有闲暇生活。学校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干部、普通学生等都是闲暇道德教育的重要他律力量,能够对学生的闲暇生活进行道德方面的干预和约束。另一方面,学校的校纪校规也是重要的他律手段。学校的校纪校规不光能管理学生的在校行为,对学生的校外行为同样也有规范作用。也就是说,学生的校内闲暇生活,必须要遵守学校的校纪校规;其校外的闲暇生活,同样也要受到学校校纪校规的约束。

家庭的他律作用。家庭的他律作用体现在家风的引领方面。“家庭教育是人生教育的第一课,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基础,也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基础,在人一生的成长过程中、在社会风气和社会文明的形成发展中都具有强本铸魂的奠基作用。”^⑤家庭成员在闲暇道德教育的实施方面,更多地要发挥引领作用,通过树立积极健康的闲暇生活方式,形成良好的家风,实现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引领。

综上,社会、学校和家庭都是学生闲暇道德教育的重要他律因素。在“双减”背景下,围绕学生闲暇道德教育的他律问题,如何做到学校、社会、家庭这三大主体共同参与、协同育人,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难点问题。

(二) 闲暇道德教育中道德自律的培养

“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⑥自律是无需外界监督、主动遵循法度、约束情感支配、表现在主体言行中的道德自觉。闲暇道德作为道德的下属概念,其本质内涵与其他道德具有一致性,但在外在表现方面,又区别于其他道德。在闲暇生活中,如果个体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和规章制度,可以通过强制力予以禁止。然而,闲暇生活中更多的行为属于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法律和规章制度的制约力非常有限。因此,闲暇道德教育要注重培养个体的自律。闲暇道德自律主要包括节制、责任和慎独三种意识的培养。

1. 节制意识的培养问题

节制是道德自律的重要表征。亚里士多德认

①蔡春,扈中平:《德性培育与制度化教化——论道德失范时期的道德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②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4—165页。

③周洪宇,齐彦磊:《“双减”政策落地:焦点、难点与建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④王晓虹:《论道德自律、道德他律、法律他律——精神文明的三种实现形式》,《求实》2004年第2期。

⑤翟博:《树立新时代的家庭教育价值观》,《教育研究》2016年第3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为德性“过度”和“不及”都会毁灭德性^①,人应该依据个体真实需要和社会道德规范,拥有“一种作为它们的中间的适度的德性”^②,实现人的完善。这是亚里士多德基于中庸思想的节制理念。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所谓节制就是张弛之道,这种节制“既包含对生命的规范,也包含生命的不断释放”,它以人性与天道来约束和宣泄欲望,也以大道来主导理性,既表现为对生命之节的持守,又表现为个体不断依自然的节律来转换自身的节奏^③。而所谓对生命的规范,对欲望的约束,对理性的引导,对节操的持守,对自然的遵从,是站在个体生命成长的角度,对节制在个体德性养成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的归纳。因此,东西方均把节制作作为德性的重要体现和德性养成的重要手段。

由于闲暇生活是一种非常自我的生活,故闲暇道德教育更强调节制。而对于道德认识和道德意志尚未发展成熟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来说,节制意识的培养显得尤其重要。“双减”之后,学生拥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和自由。我们在充分尊重学生自主选择权的同时,还应当培养学生的节制意识,学会通过理性来控制欲望。尤其要使他们能够平衡休闲与欲望之间的关系,追求更健康、更符合德性的休闲方式。

2. 责任感的培养问题

责任感从本质上讲就是既要利己,又要利人(包括他人、国家、社会),当利己与利人冲突时,要以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为重。“责任感”不同于“责任”,责任通常表现为在一定组织、制度或机制的要求、压力和督促下应当做、且要尽力做好的事;而责任感则是一种自觉主动地做好分内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精神状态。故责任有被动的属性,责任感则是积极、主动、自觉的。责任感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人格^④。责任感的缺失将会导致人的异化,造成人的个性片面、畸形的发展,甚至沉沦、颓废为社会的异己力量。正如马斯·古德尔所说:“责任和敬畏是亚里士多德的休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们也是那些发

自内心而做出行动的基础,是我们定义休闲的主要用语。”^⑤

在闲暇生活中,自由的首义是责任担当。从生活时间结构看,闲暇时间是人萎靡、堕落、腐化行为得以发生的空间。“双减”后,学生获得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如果不加以教育和引导,他们容易在自由时间里无所适从,甚至游手好闲,染上恶习,如此,则违背了“双减”政策的初衷。加强对学生责任意识和责任能力的培养,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德性成长的基本任务,也是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道德教育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内容。如何在引导学生享受个人自由权利的同时培养他们的责任感意识,是“双减”背景下加强闲暇道德教育必须考虑的重点问题。

3. 慎独意识的培养问题

人类生活有群居与独处两种生存场景,亦即带来双重伦理空间。群居为人前的公共生活,受礼法外在约制,在“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严密监视下,人必须奉法守礼、循规蹈矩。独处是人后的私密生活,礼法未及,暗室屋漏,此时君子自律,小人恣肆,故“君子必慎其独也”^⑥。因此,“慎独”是中国伦理思想的重要范畴,几千年来被奉为守德修身的最高境界。在现代社会,“慎独”不仅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自我教育的重要范畴。

“双减”政策的有效实施为学生赢得了独处的自由发展时空,美国学者罗伯特·克普兰研究发现,许多孩子在独自玩耍时展现的才能要远远超过在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时的才能,有学者也认为独处能促进儿童心智的成熟^⑦。对学生而言,独处,是精神的减负,心灵的回归,灵魂的升华;慎独,是对知识最好的消化,对自我最好的审视,对智慧最好的滋养。学会慎独,不仅是道德教育的重要手段,也是自我教育的重要范畴。在闲暇道德教育中,要尊重学生的隐私,适当地为他们创设一定的独处空间;要重视他们慎独意识的培养,不但要教他们合群,也要教他们学会与自己相处,“依靠理性自觉,经由自我主宰的活动过程,

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8页。

②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3页。

③贡华南:《节制的根源——中国传统哲学的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④蔡春,扈中平:《德性培育与制度化——论道德失范时期的道德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4期。

⑤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成素梅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176页。

⑥阮元:《礼记·大学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73页。

⑦刘智诚:《儿童适度独处:何为、为何与如何》,《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6期。

形成个体的道德自律,达到‘至德’理想人格”^①,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三 “双减”背景下闲暇道德教育的实施途径

在“双减”背景下,闲暇道德教育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针对前面提到的几个核心问题,我们认为,在“双减”背景下实施闲暇道德教育,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 摒弃功利目标,提升道德品性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道德就以一种隐性的、朦胧的、随性的形式提升人的内在修养与情操,这与当前可视的、短视的、刻意的功利性教育目的完全不同。由此视之,在人的闲暇生活中,道德就不是简单的有无问题,而是要通过不断的自我修养,提升人的道德境界。以“双减”政策的精神内核为引领,我们应通过闲暇道德教育,着力克服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倾向,真正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那么,该如何安排学生的闲暇生活?

首先,在目标选择方面,要瞄准学生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追求“有用”。所谓“有用”,关注的是工具价值、功利价值,聚焦的是“可视”的、“短视”的成效。而真正关涉个体身心成长的目标,在短期看来却是无用的。如让学生在闲暇时间学习体育和艺术,如果其目标是为了考级或升学,其成效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若其目的是为了使身体得到锻炼、美感得到提升、品性得到涵养、道德得到养成,其成效的发挥需要漫长的过程,短期是难以看到的。而恰恰是这种“无用”的价值,是关注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对人的影响是终身的^②。因此闲暇道德教育应有着更为深刻的教育蕴意,导向更高境界的道德教育目标。

其次,在闲暇活动的选择方面,要引导学生选择更有利于自己成长的活动,把闲暇作为自身发展的助推器,而不是获取实利的工具,尤其要避免“把学生引向一切为个人的、物质的、现实的功利去拼命奋斗的道路”^③。在知识习得领域,引导学生广泛阅读优秀的文学、科学等领域的著作,习得

知识,发展智能,培养获得、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在劳动实践领域,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各项劳动实践活动,培养合理处理个人事务的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强化社会责任感。在体育领域,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各类体育活动,掌握体育锻炼方法,形成自觉锻炼的意识,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增强体魄,磨炼意志,健全人格。在美育领域,通过参与或欣赏音乐、绘画、舞蹈、戏剧等活动、作品,培养对美的感知能力、欣赏能力和创造能力,养成健康向上的审美情趣。

再次,要引导学生把闲暇生活作为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途径。道德是一种实践行为,它具有情境性,依赖于个体的实践;它又具有主体性,依赖于个体的体验和反思。在“双减”背景下,要引导学生充分利用好闲暇时间,积极参与各类实践活动,承担各类社会角色(包括学生、家庭成员、村民或社区成员、社会公民等)。在社会实践和角色承担中,学生可以接触种种道德情境,体验各种道德情感。尤其在面临道德实践难题时,学生可以通过对道德问题的探讨和解决,加强对道德的理解与反思,从而提升道德认知水平。

(二) 强调社会交往,建构社会伦理共识

闲暇教育问题不仅是表达自我和拓展经历的权利和能力问题,更是社会道德规范问题。闲暇教育的崇高责任不是无原则地放纵儿童的内在天性,而是让人敢于在公共空间运用理性,摒弃恶闲,选择雅闲,明德明理,成己成人。“双减”以前,沉重的学业负担极大地挤压了学生的闲暇时间,挤压了学生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机会。“双减”政策把学生从学业重负中解放出来。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抓住机会,引领他们走向社会、走向交往、走向自由,让他们在社会交往中实践道德,建构社会伦理共识,从而获得道德认知、道德行为和道德品性的成长。

一方面,要鼓励学生走向社会,走向交往,与他人共建群体性、社会性公共活动空间,形成与他人、集体、社会相互理解、配合和支持的关系。“道德生活是一种共同体的伦理生活。道德生活不只有个人自由意志的要求,也有共同体伦理生

①赵晓晖:《论传统“慎独精神”与自我教育的结合》,《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2年第15期。

②张琼引,米华:《儒家核心价值理念生活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活化的启示》,《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③鲁洁:《教育的返本归真——德育的根基所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1年第6期。

活的要求。”^①鼓励、引导学生在闲暇生活中走出书斋,在家人交往圈、学校交往圈之外,通过参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加强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交往。如在日常生活中,加强与邻居、社区管理人员、各类普通劳动者的交往;在劳动技术实践中,加强与农民、工人及其他劳动技术人员的交往;在艺体学习中,加强与艺体爱好者、从业者的交往等。通过交往,学生与“伦理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彼此的内在信任、道德关怀和情感关切”^②,从而获得道德体验,形成道德品性。

另一方面,要树立学生新的闲暇意识。所谓新的闲暇意识,是指在现代社会所要树立的闲暇意识,与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中国的先秦时期等其他时期的闲暇意识并不完全一致。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闲暇不仅仅是个人化的自由生活场景,在现代社会,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作为现代公民,在培养、彰显个性的同时,还要具备现代社会责任伦理精神,包括“关爱生命、关心他人、遵守公德、参与公共生活、回馈社会、爱国奉献、保护生态文明”^③等。因此,要引导学生树立新的闲暇意识,即虽然闲暇是个人化的,但并非意味闲暇就是只对自己负责的私事。在闲暇中,同样也要对他人和社会负责;要引导学生把个人的行为与社会服务联系起来,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把个人理想与人类的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提高学生的责任感;要引导学生在培养个人道德的同时培养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

(三)走向闲暇生活,促进家校社协同育德

生活与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相关性与重叠性,自古以来,有生活便有教育。闲暇是社会、政治、文化和教育的交汇点,隐含求知、艺术、交往等多重教育价值的闲暇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教育内容和道德教育力量,闲暇生活实践是闲暇道德养成的根本途径。在“双减”背景下,学生握有大把闲暇时间。我们应当改进道德教育方式,引导学生走向积极健康的闲暇生活,充分发挥闲暇生活在道德养成中的重要作用。

1. 家校社共同发力,在闲暇生活中促进道德成长

教育的功能是发展人,闲暇道德教育应满足

个体生命存在与发展、生活享受与创造的需要。通过闲暇生活熏陶,引导个体在日常生活习惯、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心理倾向、良好人际关系中习养信任、责任、良心、正义等人格特征。然而,当前的道德教育却是远离日常生活的。加拿大学者贝克认为,现代道德教育“大大忽视了日常的价值问题”,典型的表现是:“在教室、在礼拜场所、在会议中心,我们时常盲目追随理论和极端的理想,而忘记了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因此,贝克主张现代道德教育应该注重闲暇道德教育,闲暇道德习养“应该是清楚、有趣、综合的,充满日常实例并具有实践价值”的^④。“双减”之后,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共同发力,努力营造良好的闲暇生活,促进道德养成基于“社会生活道德秩序及日常生命意义中精神价值的生动、自由的创造性”,从闲暇生活中提取德性“实例”,注重用青少年在闲暇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事情激发其道德感悟与体验,亦即,要在闲暇生活中促进个体的道德成长。

2. 家校社共同引导,在休闲游戏生活中涵养美德

“双减”之后,学生拥有了更多的闲暇生活,而休闲游戏是闲暇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游戏是人类重要的闲暇活动,它是娱乐,又不止于玩耍。游戏不但具有生存技能培训、智力培育的功能,而且通过诚信、公平、协作等规则具有道德养成的作用。或者说,游戏包含有道德特质,人类在游戏中学会进入社会生活必备的技巧、行为和规则。进一步讲,游戏是人类童年的道德启蒙。游戏作为儿童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潜藏着诸多儿童道德教育的契机,其所提供的生动素材和实践机会能够规避传统德育的硬性灌输和控制,在嬉闹玩耍间铺设一道连接道德与成长的桥梁,进而提升儿童的道德认知,培育儿童的道德情感,树立儿童的道德意志,强化儿童的道德行为。但是,游戏是把“双刃剑”,既可引导学生向善向上,也可导致学生沉迷堕落。因此,如何设计、安排、组织学生的休闲游戏生活,是“双减”后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要面临的主题。家校社要基于闲暇道德教育,为学生创造丰富多彩的娱乐游戏活动,引导学生在

①冯建军:《“德育与生活”关系之再思考——兼论“德育就是生活德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②冯建军:《“德育与生活”关系之再思考——兼论“德育就是生活德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③陈思坤:《责任伦理: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诉求》,《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④克里夫·贝克:《学会过美好生活——人的价值世界》,詹万生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娱乐游戏生活中将道德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游戏精神的涌动和游戏活动的涵养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

3.家校社协同配合,在闲暇道德教育中形成完整的道德教育回路

20 世纪 70 年代,社会的发展引发了教育思想领域的深刻变革,其核心是对教育本身重新定义,教育不再等同于学校教育,无形教育日益受到广泛关注。每个人都需要从日常生活中提高自身修养,亦即接受闲暇教育。教育与休闲一旦结合,便“把教育视为人一生的全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就超越了传统的正式教育,它包括人在一生

中知识与技能的获取。因此,无论教育对休闲,还是休闲对教育都具有深刻的影响”^①,“使得休闲教育将不再是任何一个机构或学科的责任”^②。任何机构、组织、行业都不可能独立完成这一艰巨的教育任务,只有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协同配合,才能构筑起开放、互补、灵活的全方位闲暇道德教育体系。在“双减”背景下,针对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教育,要进一步加强家校社三者的协调,促进三者共同关注闲暇的道德教育价值;引导学生向善、向上,追求有价值有意义的闲暇生活;促进闲暇道德教育的家校社合一,形成完整的闲暇道德教育实施回路。

From Leisure to Moral Education: on Leisure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Reduction”

XU Yun-ping & TANG Wei-bing

(Hunan Provincial Education Examination Board; Changsha 410006, China)

Abstract: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ease the burden of excessive homework and off-campus tutoring for students undergoing compulsory education) has now covered all primary and middle schools in China, and achieve remarkable results. Students have more leisure time than before. Leisure itself has ethical attribute, and leisure education has profound moral value. To carry out leisure moral education, we should not only strengthen heteronomy, but also emphasize self-discipline and advocate abstinence. Academic burden has impact on leisure moral education, fo rexcessive academic burden will occupy students' leisure time, deprive their freedom and lead to the utilitarian tendency of education, which will all cause negative impact on leisure moral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o carry out leisure moral education, firstly we should abandon the utilitarian goal and enhance moral character. Secondly, we should emphasize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nstruct social ethical consensus. Thirdly, we should move towards leisure life and improve the way of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leisure; moral education

(责任校对 唐尧)

①克里斯·布尔,杰恩·胡思,迈克·韦德:《休闲研究引论》,田里等译,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6 页。

②查尔斯·K·布莱特比尔:《休闲教育的当代价值》,陈发兵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3 页。